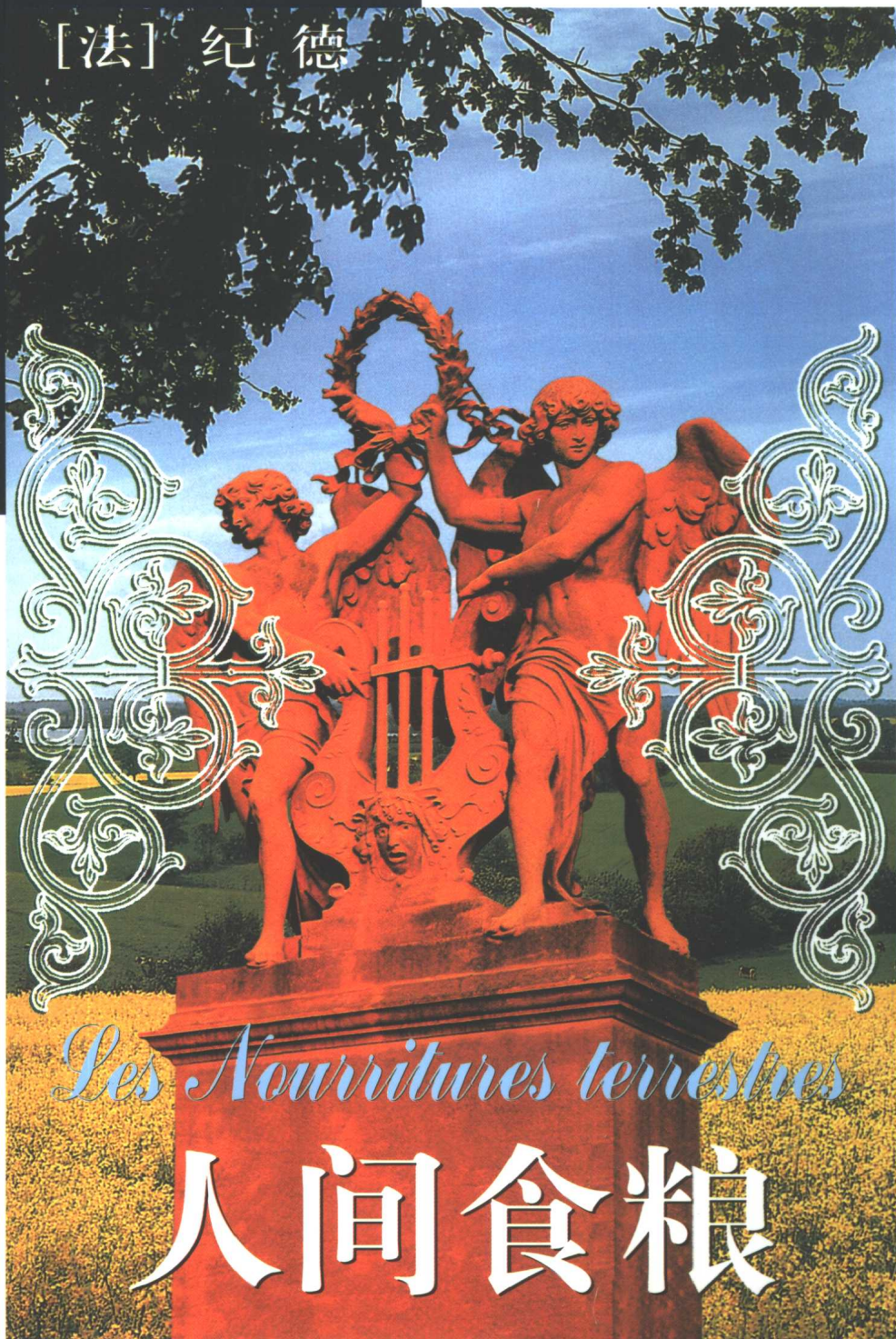


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

[法] 纪 德



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

人间食粮

北京燕山出版社

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

[法] 纪德

人间食粮

李玉民 / 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食粮／(法)纪德著；李玉民等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1

ISBN 7-5402-1360-4

I . 人… II . ①纪… ②李… III . 散文-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 I565 .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7708 号

责任编辑：牛胜福

人间食粮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13 印张 325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同几个纪德对话

从前,一个纪德也见不到(抑或视而不见),现在却同几个纪德对话,想想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

自不待言,我在注重文学的北大西语系念书时,纪德是我们那些老先生避而不谈的作家之一,给我的印象他是个异端;而在那个惟有革命理想和激情的时期,异端邪说就是大忌,避之犹恐不及,怎还敢去研读呢?那时我们大量阅读法国文学原著,现代作家截止到罗曼·罗兰,以后便是碰不得的“资产阶级腐朽文学”了。

及至赴法国留学,免不了要接触纪德、加缪等人的作品,但早已加量打了预防针,自然不会受到浸染,没留下一点好印象。就在写序这时候,再翻开当年精装本的教材,拉加德和米夏尔合编的《法国文选》20世纪卷,又看到纪德在幽暗书房里的这张照片:这张棱角分明的脸庞有刀刻似的竖纹;这双直勾勾的眼睛透过镜片,不知在注视什么无形的东西;他这戴着黑色(也许是暗红色,因是黑白像片)尖顶帽的脑袋里,也不知装着什么鬼念头;尤其挂在他身边的这副面具,简直就是他整个脸型的复制品。记得当时看纪德的这幅照片,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著名作家,而是(恕我不敬,现在要加上这句话,但当时本来对他就不屑一顾,怎么想都不过分)一个巫师。

焉知纪德不是个巫师呢?不独他的相貌酷似,还有他的“符咒”为证。当时看他写的东西,就像看符咒一样,觉得神秘难解,难怪教文选的若望·侯先生(现已退休的著名教授,近年还见过面,保持通信关系)只管讲解,对我们并不苛求。他选讲的几篇(我在书上做了课堂笔记,一翻阅便知),有《背德者》选段:“我行我素的梅纳尔克”和“诱惑”、《梵蒂冈的地窖》选段:“无动机的行为”,以及

《伪币制造者》选段：“私生的长处”。不知为什么没有选《人间食粮》、《如果种子不死……》选多了还要添乱，仅此几篇，我就觉得进入巫师摆的“迷魂阵”中：纪德笔下的人物都那么怪，让人无法捉摸，肯定不是什么善类。

大概是青少年时期所受特定教育的缘故，我在疑惑之年却毫不疑惑，只求认同，排斥异己；像纪德这样的“反动”作家（三十年代就写过反共文章），当然属排斥之列。等我过了不惑之年，反倒疑惑起来，从而接触了不少作家，为《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翻译了十来种，包括纪德的《背德者》；这次又为《名人名家书系》编选纪德的散文，意外发现竟有这么多纪德。

这么说，纪德该是名人名家了。无论政界还是文坛，大凡名人，都标榜自己的一贯性，总扮演天使。然而，纪德则不然，他总是变化多端，看他一部部作品，我倒觉得他充当魔鬼的时候多（当初巫师的印象也许不无道理）。这一点他似乎并不隐讳，请看他的自白：

“我是异端中的异端，总受各种离经叛道、思想的深奥隐晦和牴牾分歧所吸引。一种思想，惟其与众不同，才引起我的兴趣。”（《人间食粮》）

“异端中的异端”，这是十足的撒旦口吻。我这样讲不用担心了，近日为写序还找到了旁证：传记文学高手莫洛亚就称纪德是“声望极高的神圣的魔鬼。”“神圣的魔鬼”还是魔鬼。

纪德向人宣扬什么呢？他说道：“幸福属于那些在世上无牵无挂的人，他们总是流动，怀着永恒的热忱到处游荡。我憎恶家园、家庭，憎恶人寻求安歇的所有地方，也憎恶持久的感情、爱的忠贞……”这像话吗？……

“在下就是纪德，有话请讲当面，不要在背后嘀咕。”讲这话的人年龄不过二十八九，头戴黑礼帽，身披大斗篷，手持文明棍儿，虽然风尘仆仆，显见远游归来，但仍不失潇洒的风度，浑身焕发着青

春气息。不错，看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浓重的眉毛、光滑的长脸，正是年轻的纪德。

“你怎么能憎恶家庭？……”话一脱口，我就有点后悔：这种诘问击不中要害。我知道，安德烈·纪德出生在富有的新教徒家庭，父亲是法学教授，母亲本家是鲁昂的名门望族；他们在库沃维尔有庄园，在巴黎有豪华的住宅；不幸的是性情快活、富有宽容和启迪精神的父亲过早辞世，只剩下凝重古板、生活简朴并崇尚道德的母亲，家庭教育失去平衡；母亲尽责尽职，对儿子严加管教，对他的行为、思想，乃至开销，看什么书，买什么布料，都要提出忠告；直到1895年母亲去世，他才摆脱这种束缚的阴影，实现他母亲一直反对的婚姻，同他表姐玛德莱娜结合，时年已二十六岁了。

“不错，我憎恨家庭！那是封闭的窝，关闭的门户！”纪德平静地回答，他的齿音很重，在否定时却含有肯定的语气。“家庭这件幸福的衣裳很温暖，但是人长大了，就紧得难受，应当换掉。生活是多样的，人自身也是多样的，这足以向我提供无穷无尽的幸福……”他半眯着眼睛，神思仿佛又飞往他游历过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意大利。“一旦环境变得与你相似，或者你变得像环境了，那么环境就对你不利。你必须离开。对你最危险的，莫过于你的家庭、你的居室和你的过去。你可能知道，我在蜜月旅行中大病一场，身体康复是个奇迹，可谓再生。我再生为一个新人，来到新的天地。我觉得生命的每一瞬间都有新鲜感，处于持续不断的兴奋惊愕中。我见到含笑的嘴唇就想亲吻，见到脸上的血、眼中的泪就想吮吸，见到枝头伸过来的果实就想啃上一口……”

他声音宏亮，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正如他告诫纳塔纳埃尔的：“你一开口讲话，就不要听别人的了”；这全是在《人间食粮》中讲过的，不过，现在面对面，听他以激动的声调讲出来，我就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心想谁还没有热情喷射的时候呢，实在不应该以诘难的口吻同纪德对话。我正要婉转地向他表明这种歉意，忽听他又

说道：

“生命最美好的部分往往被幽禁了……要行动，就不必考虑这行为是好是坏。要爱，就不必顾忌这爱是善是恶……总之，不要明智，要爱……”

我又警觉起来：“要爱”，什么爱？同性恋吗？这是世人对他诟病最多的一点。这种事虽古已有之，但我既不知其然，又不知其所以然，实在难以启齿，不觉低下头，要想个婉转的说法，抬头刚要开口，忽见周围出现好几个人，尽管穿戴不同，年龄各异，但是看相貌，个个都好像纪德。他们对我形成包围之势，顿时令我紧张起来。我知道纪德的嘴皮子赛似刀子，善于讽刺和戏谑，一个都难对付，何况来了五、六个。这个神态肃穆像个牧师，那个晃着和尚头好似老顽童，另一个颇为斯文，显见是位学者，还有一个头戴贝雷帽，俨然一个旅行家……不知世上有多少纪德，到齐了没有，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知己而不知彼，还是少说为佳。这时，牧师却开了口：

“我是你童年的神圣朋友，你逃离我，不爱造物主而去爱造物，让你的肉体饱尝情爱，还执迷不悟，看来，你身上有个恶魔在作怪……”

“早就听说人本性恶，”老和尚头摇晃着，显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倒希望亲身检验一下……”

“要知道，人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年轻的纪德插话道，“心灵和肉体最适合恋爱，最有资格爱，也最有资格得到爱，亲吻拥抱最有劲头儿，好奇心最强烈，情欲也最有价值……”

“肉体的快感、瞬间的欢乐，你这样狂热，无非追逐正在流逝的东西……”牧师又说道。

“我们算什么，”学者模样的人正色说道，“无非存在于这生命的瞬间；任何未来的东西还未降临，整个过去就在这瞬间过去了。我们生命的每一瞬间，都根本无法替代。”

“我可不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旅行家激动地说。“我就是要做瞬间的情人，明知留恋不住，为什么就不能深情地拥抱呢？……光在书本上读到海滨沙滩多么柔软，我看不够，还要赤着双脚去感受。我几度去非洲旅行，总抓住每一瞬间的新奇，拥抱一切抓得到的东西，强烈的欲望赋予我支配一切的权利……”

“支配，占有，不如追求那么有价值，”和尚头连连摇着说道。“在贪欲的嘴唇上，欢乐往往提前兑现，留下过快衰竭的印迹。因此，我越来越喜欢焦渴而不是解渴，越来越向往快乐而不是享乐，越来越想无限扩展爱而不是得到满足。我要告诫青年，占有渴求之物一向是虚幻的，而每种渴求给我的充实，胜过那种虚幻的占有……”

“你们总喜欢玩弄字眼儿，”青年纪德抢过话头儿，“什么支配、占有、追求，何必分得那么清楚。我的心毫无布防。一个光身的孩子，就是我的欲念。鸟儿歌唱，就是我爱情的声音。什么肉体欢乐、感官欢乐，别人谴责也不必在乎。反正我的青春一片黑暗，没有尝过大地的盐，也没尝过大海的盐，原以为自己就是大地的盐，总怕失去自身的咸味。直到摆脱了从前保护过我、后来又奴役我的东西，我才有了第二个青春期。”

“唉！我真认不出你来了！”牧师连声叹惜。“现在你无法无天，不讲道德，不顾廉耻，完全否认过去，这是忘恩负义……”

青年纪德登时气得满脸通红，想发作，一时又语塞。学者却微微一笑，朗声说道：

“朋友，人类珍爱自己的襁褓，可是，只有摆脱襁褓，人类才能成长。断奶的婴儿推开母亲的奶头，并不是忘恩负义。孩子，你再也不肯从这传统的、由人提纯过滤的奶水中吸取营养了。你已经长出牙齿，能咬食并咀嚼了，应当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求食粮。要勇敢点儿，赤条条地挺立起来，你只需要自身汁液的冲腾和阳光的召唤，就能挺直地生长。诸位都知道，所有植物都把自己的种子散播

到远处。瞧一瞧梧桐树和无花果树带翼的种子飞翔吧，它们似乎懂得，靠父辈的荫庇，就只能变得孱弱，衰退下去……”

这回可好，几个不速之客辩论起来，完全喧宾夺主了。我也用不着紧张了，可以从容地观察他们。纪德的善辩是出了名的，他明确说过：每种推理都有对应的驳论，只须找到就行了。看来他深谙此道，他发表了《人间食粮》之后，又写了剧本《萨于勒》，谴责那种追求瞬间和感官的刺激。他在《背德者》中，塑造了一个为了感官的享乐而背弃道德的人物；几年之后，他又在《窄门》中讲了个相反的故事：一个女子为了保持纯洁完美的德行，拒绝了尘世的欢乐和人间的幸福。他还向莫洛亚透露一个秘密：“我在辩论中，总是站在对立面呀，要不然我怎么能辩论呢？”我想何止是辩论，他的每一部新作，大概总是站在对立面，驳斥他的前一部作品吧。不过我觉得，与其说他“善辩”，不如说他“善变”。至少，同他青梅竹马的表姐，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说他有点像“变色龙”，因而拒绝他的求婚，后来心软了才嫁给他，果然是既相爱又不幸的结合。

我眼前这几个人，恐怕全是纪德的化身。他们各执一端，煞有介事，仿佛在演戏，演他所说的“傻剧”，也许他们真的在严肃讨论人生这个大课题。不管怎样，我不用开口，就能同几个纪德对话，何乐而不为呢？

“你真是反复无常，”牧师又说道，他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让我猜不透他是针对哪一个。“上次你又回来对我说，你厌倦了，不想再蒙骗自己的心灵，明白只有放弃一切，才能找到上帝。”

“放弃快乐就等于不战自败，”到底是青年人沉不住气，首先反击。“当初我太信守诺言了，我再也不信守啦！未来的，不忠实的，我多么爱你！”

“上帝以各种形式出现，”学者说出来的话，毕竟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分量，“专注并迷恋一种形式，你就会迷住双眼。你关闭的每扇门外，无不站着上帝。要知道，万物都是上帝的形体……”

“我再重复一遍，亲近造物而疏远造物主，灵魂不可能获得幸福。”牧师以念经的腔调重复道。

“我们追求的难道是幸福吗？不是，而是我们心中最新情绪的渲泄！”青年纪德说话的声气，的确给人以渲泄的力量。

“其实，我们的灵魂如果还有点价值的话，”老和尚头也说道，“就是因为比别的灵魂燃烧得更炽热……”

“幸福是上天赐给的，”旅行家接过话头，“我在旅途上所见的山光水色、幼鸟的孵化、盛开的鲜花、一个赤身的牧童……无不体现我的幸福，都是我这内心春天的回声……”

“你们所说的欢乐，我都饱尝了。”牧师说，既像炫耀，又像布道。“你们所说的激情，我都渲泄过。我受欲望的驱使，到过多少地方，喝过多少清凉的泉水、香甜的牛奶，但是越饮越渴，干渴时时加剧，最后变得十分强烈，真想为这种欲念大哭一场。同样，我的肉体也饱尝了情爱，到头来一无所获。如今静下心来，数点我的幸福资财，只剩下荒芜的繁花了。如不及时醒悟，真会沉沦下去！”

“沉沦？”老和尚头笑道，“不要危言耸听！我就是一头扎进欢乐的海洋，而且惊讶地发现，自己在这海洋上游了个痛快，根本没有沉下去。正是在这种畅游中，我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你们知道吗，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学者仿佛面对来听他演讲的听众。“对人来说，快乐不仅是一种天生的需要，而且还是一种道德的义务。我早就觉得，快乐比忧伤更珍稀，更难得，也更美好。因此，我把自己的幸福当成一种使命来承担，要向周围传播快乐，我认为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本人作出表率，当个幸福的人。我朝利己主义刨一镐头，大量的快乐立刻从心中涌出，足供所有人畅饮。”

学者戛然住口，好像得出了结论。一时冷场了，就仿佛进入一个新领域，人人都谨慎起来。过了一会儿，还是牧师开了口：

“你把满足个人的欲望，当成道德的义务，当成使命来承担，这

显然违背伦理道德。”

“喂！探究伦理道德，在我看来并不多么聪明，甚至是不可能的，”老和尚头说道。“只要不是损害他人，不是骑在他人头上享乐就行了。在一段时间里，要敢于抛开任何伦理道德，不再抵制欲念。惟有欲望还能给我教益，因此我听凭驱使，其余的全是空话。”

“完全抛开伦理道德，难道就不怕产生什么后果吗？”牧师问道。

“我们等待的，难道只有后果吗？”青年纪德反问道。“后果、顾虑、妥协、循规蹈矩……全都一脚踢开。最冠冕堂皇的话，也是最空洞的话。我再也不信那些满口道德的人了，我要弄清楚，在他们的德行里隐藏着何等自命不凡，在他们的爱国主义中隐藏着何等私利，在他们的爱情中隐藏着何等肉欲和私念。老实说，我不再把灯笼当作星星，我的天空也并不因此就黑暗了；我不再听凭幽灵牵着鼻子走了。”

“我在肉欲的快感之外，仿佛还寻求另一种更隐秘的快感，”学者又说道。“我倒希望能找到一种学说，或者一个完整有序的思想体系，来解释纵欲的行为……”

“不是解释纵欲的行为，而是当作纵欲的庇护所吧？”牧师有点尖刻地说道。“精神的快乐胜过一切快乐；肉体的快感一旦消失，心灵往往感到内疚，懊悔……这话可是你说过的，不会否认吧？”

在这种多边对话中，我端详这几个似曾相识的面孔。这牧师模样的人总持驳论，仿佛有意扮演纪德所说的对立面的角色；他只差没戴尖顶帽，否则我就该称他巫师了；也许他是《田园交响曲》中的那个虚伪的牧师。这个年轻人，想必是纪德处女作《安德烈·瓦尔德手记》中的主角，书中的安德烈同生活中的安德烈一样，都在追求自己的表姐，是歌德笔下维特式的浪漫人物。再看这个旅行家，无疑是《背德者》中的米歇尔，他将新婚妻子的尸骨丢在阿尔及利亚的坎塔拉，又独自去游览和寻欢作乐了。至于这个学者派头

的人，自然是到处讲座、给人作序的“文坛王子”。不要小看这个老和尚头，他可是个风云人物，经常主持代表大会和群众集会，应邀赴苏联访问……

“你误解了我追悔和惋惜的性质，”学者答道，“我心头痛悔的是我在青年时代无所作为，看重虚构的而轻视现实的东西，背离了生活……”

“所以你为了现实的东西，为了生活，就经不住诱惑，背离了道德！”牧师不无讽刺地说道。

“你所说的‘诱惑’，正是我所怀恋的，”学者从容答道。“如果说今天我感到懊悔，那不是因为受了几次诱惑，倒是因为抵制了许多诱惑，而后来我再去追求，那种诱惑已经不那么迷人，对我的思想也不那么有益了。”

“别人凭哪个上帝，凭什么理想，禁止我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呢？”安德烈·瓦尔德不无气愤地问道。“我相信我所走的是自己的路，也相信走的是正路。这种无限的自信，如果宣过誓，就可以称为信仰了。”

“要知道，万物来去匆匆，惟有上帝永存。”牧师又好似念经。

“最美的花也最先凋谢，永不凋谢的花是没有香味的。”米歇尔唱了一句反经。

“哼！凡是狂热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信徒，都能激起炽热的信念。”老和尚头朗声说道：“有人会为了信仰而死，也会为了信仰去杀人！”

“据我所知，有一段时间你信仰共产主义了，也挺时髦的嘛！”牧师话里带刺。

“我必须说明一点，”老和尚摇头晃脑，总像摹拟表演，十分可笑，“引导我走向共产主义的，并不是马克思，而是《福音书》……”

他这不是开玩笑。他反复阅读过《福音书》，还作了笔记，并写成一本小册子：《你也是……》，从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无政府状

态,认为这正是他一直寻求的东西:不带宗教的基督教理想,没有教条的伦理;同样,他在共产主义学说中看到了没有家庭、没有宗教的社会理想。因此,他在三十年代特别受共产党人的欢迎,但是他为了保全自己的言论自由而拒绝登记入党。1936年,他应苏维埃邀请到莫斯科访问,结果大失所望,不但没有看到自由和活力,反而发现虚假和特权阶层。他写了《苏联归来》,讲了些真话,但是不像罗曼·罗兰访苏日记那样束之高阁五十年,却立刻拿出去发表,从而捞了个“反共”的名声。

“我始终赞赏《福音书》中追求快乐的非凡努力,”老和尚继续说道。“书中向我们传达基督的话,头一个词就是‘幸福的……’他头一次显圣,就是把水变成酒……”

“基督的头一句话:‘幸福的是哭泣的人’,这又作何解释?”

“肯定不是鼓励哭泣,而是让人在快乐中,也要理解悲伤。不要用来世生活去安慰现世生活,去帮助我们接受现世的苦难。生活中几乎所有苦难,责任不在上帝而在人类本身。人一旦明白这一点,就不再甘心忍受这些痛苦了……”

“同代人的种种游戏,从未引起我的兴趣,”学者也说道。“我写作不图阐明什么理论,不图证明什么。我希望写出这样一本书:青年从书中看不到任何思想,只以为看到自己的热情在喷射……”

这话不错。正如莫洛亚说的:纪德特有的性格、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以及他的力量,就在于他是“一个晚熟而又不知悔改的青少年,将别的青少年感受到的东西”,“以更加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成为青年的一代宗师。“他没有带来任何学说、任何新思想”,只是“以经久不衰的青春和饱满的热情取悦于人”,赢得几代青年的热爱和尊敬。青年在他身上和书中寻找自己,也往往找到自身热情喷射的影像……

就在我走神儿这工夫,几个纪德倏忽消失了,只剩下我在孤灯下对着译稿和参考书。没有不散的对话,也没有完结的对话,这正

是纪德的一贯做法。有一次,他要看看莫洛亚正在撰写的《雪莱传》,莫洛亚说还没有写完,纪德就说:“我恰恰爱看没写完的东西。一本写完的书,给我的印象就成了一件死物,再也碰不得了。一本正在写的书,对我就像活人那样具有吸引力。”我选择纪德的散文,也总想给读者一个完整印象,一本本书翻阅,总发现有新东西,本来已经超出了出版社规定的字数,罗国林兄又寄来《秋叶集》,我标出数篇,最后也只能译出一封信和一篇演讲。不完整也许更好,能保持几分活力。

只可惜我没有抓住对话的机会,以时下流行的方式问纪德:“纪德先生,请问您最喜爱什么?最讨厌什么?”他很可能回答:“我最喜爱快乐,最讨厌扼杀快乐的一切伦理道德。”我们知道,快乐、纵欲、生活、幸福、爱……在纪德笔下这些全是同义词。他也许回答最喜爱坦白,最讨厌虚伪。的确,他一生不懈地同虚伪作斗争,就在他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坛王子之后,他还是选择了坦白,准备殉道,于1926年发表了《如果种子不死……》,剖白他的最大秘密:爱恋青少年,不惜迎接毁灭的命运:“我认为,与其受到爱戴而自己并非其人,还不如受人憎恶而还自己的真面目。”然后便等待暴风雨的到来,结果只等来几个小小的冲击波。纪德也有可能回答他最喜爱魔鬼,最讨厌上帝。他为寻求幸福甚至可以下地狱,同魔鬼结盟,而敌手往往以上帝的名义攻击他:“造物主憎恶纪德”。

如何回答实在很难预料,譬如他也可以回答最喜爱变化,最讨厌固定。他一再强调:“没有进步的状态,不管多么幸福我也不稀罕”,“没有进展的一种快乐,我嗤之以鼻”,因为在他看来,无论什么一经固定,就丧失活力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活到八十二岁,“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是生龙活虎的”(莫洛亚语)。

正是他的这种“变”,令多少崇拜他的人尴尬,令多少评论他的人迷惑不解。变就是否定,贯穿他的一生。纪德承认,他机灵地培育起来的“否定”,在他身上相互巧妙地关联,交织成一面他逃不脱

的网。然而，变化中也有同一性。他说：哪个进化论者会设想毛虫和蝴蝶之间有什么关系，——除非不知道这两者是同一生物。“一种不变贯穿我的多变；我感到的多变，却总是我。”他感到这种不变存在就够了，始终不肯努力探究和认识自己：“毛虫若是专心认识自身，就永远也变不成蝴蝶了”；“人一旦发现自己的样子，就想保持，总是处心积虑地像自己……比起反复无常来，我更讨厌某种坚定不移的始终如一，更讨厌要忠实于本身的某种意志，以及害怕自相矛盾的心理。”要维持自身的一致，维持一个公认的形象，就难免陷入虚伪当中，而一个人正是通过矛盾才表现出他的坦诚。

纪德认为，这种反复无常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正好应合一种深藏的连贯性。无论处于什么心态，哪怕心律不齐，哪怕狂跳不已，但始终是他那颗坦诚的心。有人曾逼他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未来作品，他回答说：“人人都得扮演角色。”许多人煞费苦心，一生都要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纪德则不然，他一个思想能化出许多思想，忽然念及天使就扮演天使，忽然念及魔鬼就扮演魔鬼，即兴演出傻剧、讽刺剧、悲喜剧，还拉着观众一起表演，即使漏洞百出，有时甚至出丑，引起嘘声倒彩，也照样演得有声有色，落得个痛快，常常给人意外的惊喜，下得台来还是那个充满活力的纪德。

“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只有看不懂纪德的人，才会成为纪德主义者。纪德本人太看重自己，十分珍视他那永恒的、捉摸不定的变化，否定并抛弃一个个纪德，没有成为纪德主义者。我们当然也毫无理由无视纪德的忠告：“丢掉我这本书，离开我吧”，去扮演什么纪德主义者的角色。

粗略算来，《人间食粮》发表已有百年，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则迎来百年校庆。这两个百年毫无关系，只是在我的工作日程表里相遇了。如果硬要找出一点能扯到一起的东西，那么两者都同青年有关：《人间食粮》是写给青年的书，北京大学是培养青年的场所。今天参加了校友聚会，回来赶写完这篇序，已是深夜，起身眺望中

央电视塔,只见周末的彩灯早已换成明灭变换的长串红灯,耳畔响起已不陌生的声音:

“黑夜来了,而白天也来了。他们的黑夜来临了,我们的白天也来临了。我看到新的一代人上升,旧的一代人衰落。我看到,这浩浩荡荡的一代人上升,那么欢心鼓舞,走向新生活。”

李玉民
于吾也庐

目 录

同几个纪德对话	1
人间食粮	1
1927 年版序言	3
引言	5
第一篇	6
第二篇	18
第三篇	28
第四篇	36
第五篇	60
第六篇	71
第七篇	86
第八篇	99
颂歌	105
尾声	106
新食粮	107
第一篇	108
第二篇	126
第三篇	134
第四篇	144
日记选	155
1887 年	156
1888 年	158
1889 年	188